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11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芾　浩　潤　重編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

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其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
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
亦絶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絶不字也
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
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
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
後　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
爲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
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

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情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貞二子秬穎穆也秬

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曾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徇紅世

同二子稠穟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穟子也因子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

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慎不怠而求

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於天

者也天之與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

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

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
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繇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顇之態變化至無
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
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汚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
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
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

高名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頹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益於巳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過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驗乎巳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麗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願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於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曰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

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於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不龜而卜焉殆

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於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於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卽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於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

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覘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恐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真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糞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螾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

於尙力之上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則知非宜於仕之

端平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會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

朝翰我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較書君楚才嘗歸老於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

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修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為仕也為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為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為喜戚而修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

一食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修乎在巳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於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點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子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内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

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庋之羃之塵壒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凫鶩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庋以敬爲羃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餙其德卽天德也其道卽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旣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出乎

悱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嗟好汩之於內利害鉄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縣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道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

所繇存人欲之所繇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寔與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已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人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内直内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

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為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粹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衆歡然有會於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繇然也今年

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温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歆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於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亦也有形者皆足悟乎

目不特閎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啟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楩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

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illegible]

於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顔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顔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顔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顔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

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效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雖

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於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

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興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

遇之比仲尼石勒之學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卽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况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鉅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浙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

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
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
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
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
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
略效之不亦悲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
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
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
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
册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願有志於古以爲

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責仲昭之所
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
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
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
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
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
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
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覩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紿巳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巳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延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與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

害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汩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術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

而愼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

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啟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於無窮非若僥倖於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明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貺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羣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内

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
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繇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
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祗服不忘復手録其
副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
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
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
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
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
之爲書而昭揭於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

人過於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
孝孫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
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
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
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
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
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宗社奇功俊
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
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
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

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謩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於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枲桑檿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蠉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

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術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爭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廢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於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繇周漢而

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覩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於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於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

簡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
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
問論羣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
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
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
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是以陶
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
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
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

雖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巳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巳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巳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巳矣仁爲衆善之原羣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

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修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祗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羣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務右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

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重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於王取臯陶陳謨之語
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
有敎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為國之本莫
尚乎修身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
思是思者賢否之所係出治亂之所係生休咎之所
係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於
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
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

則思永而身無不修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於千百載者未有不始於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修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

英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修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羣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寛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吏部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

忠厚以底治乎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巳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謂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命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

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與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

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溫（一作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

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皐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繇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

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繇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温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繇是斯民閲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葢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奪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盗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内率從及

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賛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成

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禱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

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葢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眞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於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藹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絶刮

去軒裳脩絻之羈其南門爲弟讀書之室曰雅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内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聲欬之下而有轟浮衡麓間意聲和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舜轟之月覽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於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

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君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儻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

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録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葢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顔淵飲水饑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

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於四海不得志則功流於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闇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問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贊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嘉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命諫

官妄傷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
於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
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
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
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
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
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
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
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

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於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於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等

祿豐者任榮觀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吾之所受於天者與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
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
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
也安取以身之卑賤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
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㬥然布衣而自比
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
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
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
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

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巳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固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今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

其多矣及遊四方未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縕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膬美之品纖麗温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修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於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豊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

惟乎居侍之際則亦未得為孝也其或富貴而遺養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為御史繇御史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

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閻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釆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懲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寃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

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於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可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姱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怏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撓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蔽及静思而熟念之凡其

所樂者皆可慚悪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黄君資安修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晳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

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運鬱乎其凝聚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甞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卽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顔子曾晳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日則題曰好

守齋余裝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羲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誤）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較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婚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

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圓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佩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鋭其首小袂斜裾束絲縶脅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

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為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修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

流是也今則不然修其業以自鬻於人及旣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寖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於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

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傳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覩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益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饑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

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饑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
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
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
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
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
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
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修則歸
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
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
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

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修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稂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告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删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汏之翦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

源之以學其滌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既成矣歆焉其若虛聊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

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騃戇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

之剛將鉗舌汗顙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
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
躬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
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
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救止則日趨於薄
思以身矯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
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
見矣每竊自歎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
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
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

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旣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簡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

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修覩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

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繇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茍能卽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茍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巳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

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
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吾以善者必多矣又
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
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
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
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
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
治身之道與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
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於太史公為文有名於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為而易知者哉非誠為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為學之道者也古之為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為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為愚若仲繇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為野蓋子羔之信道而

才不足以有之術繇偏於才而未能以開道者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愨謹飭之士慕義理而局於卑儒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儒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愼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繇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

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鶴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於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illegible]麋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富貴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

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於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羣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於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游樂安往而不在乎斯

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
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
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
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
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
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
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
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畒

之人亦皆不失爲敎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
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
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
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
爲能或尚黄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
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
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歟故欲知天下
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
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
識者　客爲好學是以上

湖齋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視其身亦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其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

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廖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余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巳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谿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

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呵而禁之然後知言與默之說水之聲發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安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啟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於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

愚人者矣有以好辯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辯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挾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

頋視而樂之乃劃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夾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巍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狖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苟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蔽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

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
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
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絶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
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
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
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
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
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
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
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鶩心

其精博宗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上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旁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亨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於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

母夫人柩窆於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

齊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䰟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行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會遠而至於曾玄至於來昆又至於數十世分岔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於墓下會於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

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

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觀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繇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於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葢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愼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

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歛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

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愼行隱居鷹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荀以梅自儗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嫮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為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儗周之詩人以樛木儗后妃以棫樸儗賢材屈原

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爾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槁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為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鬬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遊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術鋭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為得志者閭巷之

御者是也旋且而晚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
翫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湯春之草木乎高君
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糗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
議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濟彼方危懼惴
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享
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
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
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
賡平有愧和靖不如

前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較
丁良譽

何異於椿之在歲寒乎然則雖謂高君名椿可也謂
慊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直
譏其晨夜作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消波方定權豁
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圖
顯飛之人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凍春之時林年高君
誦符是也從日而收之成百然而冰靡凝霜勇而